

光緒順天府志

故事志七

光緒順天府志七十一

雜事下

黃岡洪良品纂江陰繆荃孫覆輯

順治初京師有賈水人趙遜者未有室同輩醮金謀爲娶婦一日於市中買一婦人歸去其帕則髮髻白居然嫗也遜曰嫗長我且倍何敢犯非禮請母事之居數日嫗感其忠厚曰醮錢本欲得婦耳今若此反爲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粉衣中當易金爲君娶婦以報德越數日於市中買一少女子入門見嫗相抱痛哭則嫗之女也蓋母子俱爲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歸遜所嫗卽爲之合卺成禮嫗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尙有珠數顆可鬻之爲歸計乃攜壻及女俱歸二子者固無恙一家大喜過望嫗乃三分其產同居終其身人以爲遜忠厚之報云

香祖
筆記

鼎革初京師有一孩出胎卽自詫曰我手如何頓小耶父母驚問

汝是何怪孩曰我是江西客商在湖廣販貨三載適當兵馬格釋之際舟至安慶遇一將弁盡奪其三舟我再三哀告還我一舟我聞其名爲白韃子也自此歸家不出忽一日有肩輿至庭中迎我忽忽乘之而往至一院子一交跌出竟在此間然自覺手足極小矣其父笑曰我卽白韃子也

信微錄

順治初京師劉某好收買舊物一日至崇文門有老媪持鐵器求售式類碗而制亦古重勛許賤價市之不解所用路過一生見而問曰此前朝禁中物爾從何處得來劉心知有異詭云我固識之君試言驗其同吳生曰嘉靖好道步斗禮壇然燈四十九盞盞金質漆飾此其一也劉銘之不謬乃遣媪曰鐵器尙有收貯者乎願盡沽也媪欣然引至屋後地坎內堆積鼎彝皆鐵盞也盡市以歸

龔芝麓尙書寓宣武門外左有香嚴齋海內文人延至門下歲暮各贈炭資馬甸臣世倭下第無以卒歲袖文質公讀而謂賢者爲之乎篇數亡主於馬齒之前遇興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功名復以賄始等句淚泫泫墮曰李嶠真才子也贈金八百並延譽之明年辛丑狀元

蔭
雜記

京師窮市有古鐵條垂三尺許闊二寸有奇中虛而外鏽澀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欲易錢數十文無顧問者有高麗使旁睨良久問價幾何鬻者詭對五十金如數畀之先令一人負之疾馳去時觀者漸眾問此何名使者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得此帶九以定九區此特其一我國航海每苦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立化甘泉可無病汲此至寶也好事者至高麗館試之命貯苦水數斛攪之以鹽投以帶水拂作魚眼少頃甘冽無比遂各驚歎鬻者

言閩賊陷京師得自老中貴家蓋內府物也然歷觀紀載從未聞
此高麗使何由知之予未敢信也有范生者道之甚詳周亮工書
彭中亦載此事

尊錄
贊筆

白櫻桃生京師西山中吾師北海先生退谷前有一株歲以數十
粒相貽予有花間婉轉風團玉月底依微露洗珠自浣絳唇歌白
苾任他紅淚滴冰壺句先生謬加嘆賞但味微酸亦不及朱櫻之

甘碩也

書影
四

絳帖二十卷原爲馮涿鹿物今歸孫少宰每幅有一軒二字印印
幾方廣二寸元初方一軒也押裝池有三城王印間有無此二印
者紙皆橫簾搦手亦精傳聞內府凡數部皆不全涿鹿擇其精者
合成之也

識小
錄

文王鼎所見凡二馮涿鹿孫退谷二家所藏形制皆同孫氏翡翠

尤勝固倣作然均非漢以後物

錄小

順治末社事甚盛京師衣冠人士輻輳之地往來投刺無不稱盟社者後楊給事自西雍建疏言之部議有禁遂止不行二十年來京師通闕無不用年家眷三字卽醫卜星相亦然有無名子戲爲口號曰也不論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亦可一笑也

分廿餘話

龔瑋字爾茂杭州籍生長燕京性好善因曝書籍檢得梓潼帝君勤行陰騭文讀而喜極卽發願廣刊施流布爲吏部當該因塌力印施遍行諸省不下數十萬紙又展轉勸化不數年計至三百餘萬康熙元年於廳前印文處畫見帝君綠袍玉帶降在堂中因畫像供奉合京感動凡有賑災療疾祈嗣保壽皆至其家許願印文一經爾茂禱告無不立應乃至盲人復明癩人頓愈神像點頭枯

樹重榮種種異事

見果
圖錄

幽州妙峰山龍泉寺有巨石一日有道人過之曰此中有寶使匠鑿之且屬曰命汝止乃止匠力倦不如所戒俄有二白鶴自石中飛去道人歎曰寶亡矣何用鑿為

居易錄

京師冬月養花者多鬻牡丹芍藥紅白梅碧桃探春諸花於廟市其法置花樹於暖室地炕以火偏之猶癸辛雜識所記馬騰唐花亦作堂花之類

居易錄

京師鬻花者以豐登芍藥為最南中所產惟梅桂建蘭茉莉梔子之屬近日亦有佛桑榕樹榕在閩廣其大有蔭一畝者今乃小株僅供盆盎之玩佛桑重臺者永昌名花上花

香祖
筆記

鄭民部司直端於京師午睡見壁上人面如輪須臾面化為穴望之洞然往來人馬如織俄傳貴人徑過旌旗導從如王公忽有青

衣二人持簡請民部公譙簡爲侍生胡某民部堅拒不可得隨之而往至則當世名賢半在座間民部問之不一答獨貴人意甚厚獻酬無失禮云慕公久特請一晤耳良久民部家人驚怪爲夫人大呼而醒後每向穴中望之卽昏然與貴人接見如初意必爲狐妖也移居而絕

筠廊偶筆

康熙十一年城北吳村莊頭周姓者因放債債家以一病驢償還彌刀將殺之時周止一兒六歲在側倏以刀刺兒左右股肱兒亦不知哭泣但流血被體其妻見之驚勸周方醒悟之入室已死矣周悔恨投刀於河放驢歸債主誓不殺生

香河劉志

然燈古佛舍利寶塔相傳宇文周時建唐貞觀七年尉遲敬德監修塔頂有鐵矢一世傳金將楊彥升所射明代猶存每天氣清明日光麗空則塔影映於白河中河去州五里許而奇異如此元大

德間爲烈園述再修明成化間州訓導楊明有重修舍利塔記塔頂藏舍利數百粒如小米色淡黃微紅瑩徹如珠又佛牙一長三寸許

國朝康熙十八年地震塔圮舍利佛牙俱墜地人皆見之存勝教寺中知州吳存禮捐募重建塔成仍置於其上

通州高志

大興趙遵年十六入學有眼疾左目內障醫言將傳至右目又夢神告以壽不及四旬心憂之誓行功過陰隲以造命康熙癸卯春借友人園讀書有鄰女來就公力拒之是秋中式選保定教授日誦感應經一言一動恐犯太上之戒一夕夢袁了凡揖之語曰汝誦感應篇奉功過格實能心體力行將來自有效驗公曰吾患目障奈何袁曰不盲于心何患盲于目乎後陞陝西米脂縣左目忽

明壽六十有三子如升年十八登薦

感應經集注

昌平州柳林邨夜有物似馬食人田禾羣伺之不可得乃相約攢
弓矢射之馬被創逸去衆隨血跡尋之至周皇親墓一石馬身有
血痕始知食禾者乃石馬耳

居易錄

康熙戊申年正陽門外挑擔御河得玉印如升篆文人不識禮部
出榜訪問並原印印其後數十日無辨之者少府孫北海家居聞
之曰此元順帝祈雨時所刻龍神印也各門俱有之蓋雨後卽埋
地下耳因取一書送禮部上刻印文注釋甚詳一時歎爲博物

識略

外城西南隅聖安寺寺殿有商喜靈壁康熙庚申冬高念東刑侍
將歸淄川予與施愚山宋牧仲諸詞人飲餞於寺共爲聯句五十
韻牧仲有句云靈壁商喜留按崑山劉璋圭甫明書畫史商喜善
畫山水人物畫虎得勇猛之勢今大西天經殿殿壁龍神及大軸

文殊普賢變相亦喜筆喜宣德中授錦衣衛指揮牧仲云內官誤

也池北偶談

康熙癸丑滇逆未變時有人喚兩輿夫云欲往齊化門外嶽廟謁客比至下輿入廟趨廊下其中先有多人切切低語至脯不出輿夫恐城門閉入視之間無其人神案上有僱值錢若干在焉乃知非人也居易錄

康熙三十二年京城東田家有老嫗已百三十歲日飲啖止水米

一酒盃晝夜危坐形如嬰兒居易錄

西山清涼寺有無名子題詩甚高古竹垞爲予誦之詩云山僧汲

空潭驚起二龍子十里雲冥淡三日雨不止居易錄

吳天章愛說荊州獨樂寺觀音閣凡三層其額乃李太白書梁拱構楹皆栗木爲之不施斧鑿已未地處官解民舍無一存閣獨不

圮菩薩像與閣等約六丈有奇乃酸棗木爲之

居易錄

康熙初年順天府尹郭廷祚衙齋有狐作祟白日拋擲沙土污穢几席有楊回子者精道崇之術延之設壇楊命郭坐壇中羣僕圍壇外已爲作法少頃梁上有老人僅三尺白鬚扶杖衣冠甚古言曰我之裔孫偶作狡獪誠爲獲罪旣蒙檄召當令其出撻之固當但勿殺之言畢不見空中卽擲一黑物如狐狀羣僕痛毆之狐呦呦作聲遠伏坐下而老人復至云今已責治足以蔽辜我攜之去矣遂不復來

述異記

京中長春寺有狐爲祟不見其形僧舍素醞酒時時竊飲之幾盡客至亦時空中作聲如人語一夕忽有羣犬噬一狐斃通身黑色有欲取爲帽者僧云狐類最惜羣不日必有來覓屍者不可取也是日果有羣狐數百似來弔喪僧舍皆滿哭聲沸地迨曉不知所

在死狐亦失矣

述異記

予赴京師路遇徐仲山忻然同行曾于良鄉北旅店見題壁詞迥
出恒鞏其詞曰灑盡窮途淚看少年一番行役一番顛頓雨雪霏
霏泥滑滑上馬屢愁顛蹶又况值金輪西逝屈指離家能幾日早
行來已是三千里嗟歲月似流水蒙茸漸覺羊裘敝怎當他朔風
凄緊裂膚墮指莽莽長途誰是主燈火前村近矣只無奈望門投
止沽得濁醪聊破冷向燈前獨飲難成醉天未曉又催起特不畧
姓氏不知爲何人作及到京錢塘俞季琛投以詞名京師雜感共
九章皆賀新涼調其首章卽是詞也

西河詞話

京師花兒市鬻黃鶴二毛羽作黃金色索值甚高

居易錄

房山之陰有石立於巖麓其長三丈其廣七尺首昂而俯足跂而
欽溜之則色青而潤叩之則聲清而越米先生仲詔思致之海淀

勺園中車重輪馬十馴既鑿百夫曳之登車七日始出山又五日
僅達良鄉道上工力竭因卧之田間椽垣衛之覆以葭屋於是先
生作石出山記薛岡干仞戲代石報書先生復答石見報書一時
傳爲佳話吳中葛一龍震直次良鄉見石爲作長歌紀其事也

良齊

筆記

雲間女子月移題詩涿州旅壁情態宛然頗足吟諷其詩曰寒雞
初唱已中宵獨擁銀缸伴寂寥一月不將奩具理侍兒猶道黛痕
嬌密意深深人未知自將新恨寫新詞郵亭多少題詩客誰是當
年杜牧之後跋家君作宦都門氏隨母赴京邸有感書此時年十
七齡云云但惜不傳其姓若庵記諸停驂隨筆中謂標梅之怨悉
露毫端良屬可念殆亦深賞之也然較諸楊循吉所稱女秀李氏
桃花一簇開無主終不留題崔護詩之句風格則有間矣

程哲菴
桂齋說

二十

部郎趙公振拔於都市購得一藝蓋紺色而有光置案頭以代水
中丞公子輩戲以蓮實投之逾夕抽荷蓋如鏡異焉戒勿動信宿
則出小苗莖數朶次第開放姿態亭亭清芬滿座久之花瓣褪落
結蓮房如豆數日始萎易以桃杏諸核亦萌芽含秀本粗於韭花
葉皆稱是但不實耳若梅菊之屬隨意插植彌月猶鮮遂珍同拱
璧冬日偶插蠟梅一枝爲冰所凝劃然中裂公扼腕累日

秋燈叢話十五

京師有某宦家居一夕雷雨暴至見火毬自南窗躍入霆雷滿室
聲轟轟不絕須臾穿北牖而去某驚仆床下家人排闥入視曳之
起備述其狀衽席焦黑爪痕宛然遍燭空中見書厨雙扉金槍四
龍杳然失去或謂畫龍時暗合千支遂有此異其信然歟儻錄點
晴無足奇矣

秋燈叢話十

宛平徐某承祖業頗豐及晚年耗費無餘歿後示夢其子曰我生前蕩爾祖產今當償汝明晨出廣甯門值披蓑叟負鵝囊可採取之有啄爾拊指者卽我也買歸勿失覺後以爲妄復夢其父怒曰何悖慢不信吾言子異之晨往果遇貨鵝叟試探手囊中一鵝起啄其指出視之紫翎如鷲神駿不凡市之歸初嗜酒食輒勝後稍貸金與人決雌雄屢鬪屢捷時此風盛行貴戚子弟爭招與角鬪每局多至百餘金無不勝者遂恢復舊業如初一夕復夢父謂曰已爲儉足我將去矣曉起視之鵝已斃

秋燈叢話一

元耶律文正墓在都城西近長吾邨王文貞公云爲孝廉時見耶律王墓上斷碑尙可讀二十餘年來墓田歸旗下此碑無從復問

池北偶談六

寶坻杜文端公立德器厚重人不見其喜愠之色京師有無賴

子偶與駟卒闕乘醉隨公興後辱皆公若不聞無賴子隨至邸第
皆不止久之公遣問曰皆可已乎無賴子歸酒既醒或告以昨辱
宰相倉皇詣第謝罪公慰遣之仍予二金令改行生理無賴子感
泣而去歲時必至門叩拜卒爲善人

池北偶
談十

涿州三家店題壁一詞不著名姓甚工客面京塵登臨目送飛鴻
絕不堪重說故國煙波闊一點孤燈一片朦朧月交明滅雙眉寸
結忍聽秋蛩咽又上谷旅店有題壁云一將有餘魏武帝百身莫

贖楚懷王語極豪亦無名氏

池北偶
談十二

辛未冬京師民家生子一身兩首眉目耳鼻皆具

居易
錄

予在儀曹時見有宛平人碧某者吏誤呼作碧其人不應問之云
碧音如樊此萬姓統譜奇姓通諸書所不載者

池北偶
談二十

癸亥在京師見一馬索值千二百金通身毛如新鵝兒黃無一莖

與惟尾鬣獨黑又一馬索值五百金通身如雪上作桃花文紅鮮
可愛又額駙石公家一紫花特牛文如海棠色施銜勒走及奔馬
云得之南中

池北偶談
二十二

嘗於慈仁寺市見一波斯犬高不盈尺毛質如紫貂聳耳尖喙短
脛以哆囉尼覆其背云通曉百戲索價至五十金亦宋太宗桃花
犬之屬也

池北偶談
二十二

京師前門關帝廟籤夙稱奇驗予順治己亥謁選往祈初得籤云
今君庚甲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
逞英雄又云玉兔重生當得意恰如枯木再逢春爾時殊不解是
年十月得揚州推官以明年庚子春之任在廣陵五年以甲辰十
月內遷禮部郎所謂庚甲者蓋合始終而言之揚郡瀕江故曰江
頭也然終未悟後二句所指至庚申年八月置閏而予以崇禎甲

戊生實在閏八月過閏中秋四閱月遂擢國子監祭酒於是乃悟
玉兔重生之義諺云伙隊皆前定詎不信夫

池北偶談
二十二

綉州郝恭定公惟訥母李太夫人戶部侍郎傑之配也孕公時家
有盜警夫人倉猝墜樓傷股忽有老嫗詣門自言能療且言腹中
兒當大貴吾並活之先一手摩股久之投藥少許股格格有聲遂
相屬胎竟不墜酬以金帛辭弗受竟去不知所之

池北偶談
二十二

康熙甲子春有刑部筆帖式某素奉神佛甚謹一日忽有旋風起
庭際風息見黃衣人衣冠甚偉立庭中呼其名謂曰吾天神也以
汝事神甚謹故降汝家可埽除東廂吾居之某焚香拜禮如所言
次日黃衣人忽問曰汝隣家有病者吾能愈之某傳語迎神果即日
愈御史邁色者有妹病劇聞而拜求之黃衣人曰當爲查勘良久
曰宿業深重以君虔禱但可遲限三日終不能生也果三日卒已

而求者踵至黃衣人謂某曰本以汝善人故來棲止今車馬雜沓
久且不利於汝吾當去此汝福本薄如甘貧可延壽命慎無妄求
若有贏餘則促算矣遂去不見

池北偶談
二十三

京師沙窩門有放生池一區順治中浙人范敬者實創始焉初范
嘗夢到一院旁有禪室檐際懸木刻作魚形有人指示云東坡先
生居此遂入伏謁東坡與語久之云吾有王文正公泥金書法華
一部今予汝取授之經尾署名王旦也坐側有一人侍立云是何
姓覺而異之旣數年放生池成延一老宿居之范一日至院中堂
宇宛與夢中相似禪室果有木魚懸檐際旣而與老僧坐語移晷
老僧忽云貧道有一法寶藏之久矣今贈居士視之卽王文正公
金書法華經也室有募緣疏爲何侍御某書豈僧卽東坡後身耶

池北偶談

二十五

未七月廿八日京師地震前河東道參政李元陽居采峪死焉
其二僕皆死逾二日一僕復活云初地震時不知已死但見二偉
丈夫各高丈餘驅出門顧視同行者甚衆主人亦在焉頃之偉丈
夫顧某曰汝不合在此人數內可速回某曰某主人是在是某將何
之又數里復顧曰汝未去耶以杖擊其背遂甦池北偶談二十五

順天府東安縣河水暴漲居人見水中有物如蛟龍而目赤色後

有白馬隨之目亦赤隨漲徐去池北偶談二十五

京師一婦人死見夢其女甥曰吾今爲羊生某處汝贖我如言贖
之置池上後夕又見夢曰感贖吾命更勞誦經超度我當往生翌
日延僧於池上誦經呪羊亦隨僧徒拜佛佛事畢而羊死矣池北偶談

二十
五

康熙丙辰五月初一日京師大風晝晦有人騎驢過正陽門御風

行空中至崇文門始墜地人墮俱無恙又有人在西山皇姑寺前

比風息身已在京城內此災祥之甚者

池北偶談
二十五

涿州有二生修州志偶削去二節婦不爲立傳一日二人晚行恍

惚見二婦在前直入城隍廟二人不覺隨之入見二婦跪塑於神

云苦節數十年久載舊志今爲狂生某某所削冤苦無所伸二生

亦前與之辨婦人執益力倉皇歸家是夜皆卒

池北偶談
二十五

予從姊居永清縣嘗於晴晝仰見空中一少女子美而豔妝朱衣

素裙手搖團扇自南而北久之始沒

池北偶談
二十六

康熙戊午秋京師宣武門外有小兒約三四歲有尾長三四寸輒

而無毛其父每日攜之過市看者輒索錢一文

述異
記

康熙中辰會試有四川舉人楊某者寓四川營石芝庵場事既竣

候榜於京師一夕與諸同年飲偶出忽仆地衆昇入室移時始甦

叩之云甫出戶見二卒強之行至一公府有王者南向坐梓潼帝君坐其側頃之有吏引楊父母至王者問云今年汝子某合中進士汝願之否其父拜謝母獨曰不願也王者叩其故母答曰此子不孝昔避寇亂入山距城甚遠主一親故家人館餐甚厚因令子暫歸視家室適部檄至催謁選縣令強之遂赴都中途稱病而返比子入山而身已死含斂皆主人經理之至今飲恨泉下故不願也帝君顧吏取簿籍檢之良久語王者曰以高某代楊可也及榜發則梁山高宗囑中式楊竟被黜

居易錄

康熙三十四年重建太和殿有老工師梁九者董匠作年七十餘矣自前代及

本朝初年大內興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製木殿一區以寸準尺以尺準丈不踰數尺許而四阿重廊規模悉具殆絕技也初明之

季京師有工師馮巧者董造宮殿自萬厯至崇禎末老矣九往執役門下數載不得其傳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獨侍巧顧曰子可教矣於是盡傳其奧巧死九遂隸籍冬官代執營造之事

居易錄

積小塘京師人家昌平山中少遇異人投術能冬月致齒苞花醬召客飲不治具客至取之壁間水陸畢備有他客叩門輒復納諸壁室空無所有又嘗取蠶盤碎之推入壁曰爲我治之間壁中謾謾有聲須臾取出盈已如故總兵麻承恩召之謂曰若能盜吾頭上市否曰易耳麻坐甲士於庭晝夜伺之明日巾已失去麻怒下之獄小塘畫一舟於壁躍而登之遂不見後有人遇於醫無閭山

居易錄

蘄州九華頂有千佛寺寺後半里一石米粉色縱二丈廣丈有五

尺曰搖動石一人悄然推之輒颯颯動衆推則不動試作語曰我其搖則不動初動者日影移處知之次看石知動也然石根山連

無纖聖焉

城園雜志

京師多孤西河沿有空宅一區董默庵先生在館職時僦居之忽有騶輿呵殿而至者其人金冠巍然自稱土王署晚生刺謁董云此宅下走居也老先生宜徙去笑談之頃有人獻茶董疑不啜土王勸啜之極芳香茶罷呵殿去數十步而沒董明日亟移去嗣有仕宦數輩來居皆爲所逐

曠園雜志

京師某梨園部一旦有姿首解文義喜誦韓閑學焚制舉文

居易錄

通州漁戶張二娶男子王四魁爲婦伉儷二十五年矣王抱義子養之長爲娶婦婦歸怨其父母告官事乃發覺解送刑部問擬流徒田綸霞司寇云其人年已四十餘面飾粉澤言詞行步宛然女

子真人妖也

居易錄

嘉善李旗六寓京師甌厝巷有微疾隣有兄弟二人居肆者也傍晚闔戶纖月流照窻間其弟方寢窻外有人歛然而過驚以爲賊乎兄出共攬之無所獲因攜燈局室其弟忽仆地爲鬼語曰吾欲至李家攝人誤入汝室汝何閉我不出耶速出我毋失我期遂洞開其門仆者寤而起是夕旗六卒

解脫

康熙己未宣城施少參閏章以薦舉候

御試寓京邸其所居寄雲樓下有老梅忽於四月開花四枝甚豔兩枝面向城內一枝向南隣一枝向施寓俄而邸報至施以少參改尙講其同薦者高檢討則南隣孫茆兩編修則城內皆同里人也

是科殿試在四月一歲四翰林果符四花之兆

曠園雜志

毛西河詩話宣武門竹林寺傍有酒家名頂泉居酒名蘇酒嘗騎

馬詣益都相公第必造飲同官張毅文鵠烈往酤酒云竹林寺畔
頂泉居井列香甘新醉餘今寺已無存何問酒肆西河又謂長安

宴會方小徹長班即然提燈滿前除以促之今無此習

蔭陰雜記

康熙辛未京師內彌陀庵三官像一夕自移右安門外三官廟中

如人位置者然

居易錄

一人於蒯通墓傍營葬夢通衣冠甚偉揖而言曰我是公前輩何
尺寸地不相讓耶其人改葬又夢通來謝

筠廊偶筆

宋文康公於京師買碧璞如升廁養卒見而笑之曰吾家廁中便
有何買爲宋公命向廁中取之果得碧璞長二尺圓一尺有半洗
滌之光瑩動人因置石床上爲玉枕題曰龜茲國有琥珀枕枕之
則十洲三島五湖四海盡入夢中此枕無乃是蓋所居乃前朝中
貴舊業闖賊陷長安其家藏珍玩遂流落廁中座埋也

萬壽偶筆

燕山樵兒澗有熊道人者能辟穀嘗旬日不食食卽以其餘飼虎
虎時馴卧階下或問其術道人曰人忘機於物物亦忘其機何術
之有此與列子海鷗之說可相發明

居易錄

右安門有回回買一牛將入城屠宰牛過裕親王園遂奮身逆入
回回逐之牛初奔騰繼以跪伏哀鳴百方不起觀者殆數百人皆
歎異忽一市猾從旁揶揄曰汝何愚甚牛旣難致何如取刀礮來
就此屠之不易易耶回回如其言牛遂立死市猾歸是夜覺徧身
骨痛旦視之生疔毒數百痛不可忍見一牛在前索命呼號宛轉

三日竟死

居易錄

楊尙書行中家僕楊泰遇一士人餒於道留歸飲食之且爲謀館
穀居歲餘尙書於中夜聞樂聲自天來而泰適生女士人自言有
子請結婚泰許之各以物爲券而別十餘年後一少年詣泰求婚

則前士人子也泰以女妻之少年偕其妻去又數年少年登第由
邑令行取爲科員女已受封孺人矣歸拜尙書夫人迎養泰夫婦
終身士人姓張父子逸其名

通州高志

辛未三四月京師不雨多風霾四月十八日職方督捕員外郎郭
里入署稍早至皮市忽大風起見有神人朱衣白馬自北而南形
貌甚偉風既過從人猶見其馬尾視郭里已擲馬下所乘馬屹於
旁問之惛然不覺也歸病三月餘始愈

居易錄

魏舍人麟徵納妾京師甫一月妾病且殆求歸母家已而延魏至
榻前操吳音曰某前生姑蘇人君前生通吾五十金今來索償事
畢矣此去當生平陽某氏年十八卽中甲科復與君有後緣語訖
而逝此康熙辛亥春正月事也

池北偶談

京師有市猶某者木驛馬行牙人以附黃應李至巨富一日堂成

譙士大夫壁間有孔竇客疑問之答曰手脚眼也蓋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足處宋荔裳在坐應聲曰吾有對句矣乃頭口牙也合坐

大笑

池北偶談二十

邯鄲人侯二素不孝其母以米施乞者二見而怒痛捶而逐之妻子泣諫不聽未幾二遍體生毒瘡潰爛而死夢告其子曰我以忤逆不孝罰往京師宣武門西車子營張二家作豬汝可速往贖歸遲無及矣子如其言至京師宣武門訪張氏果有牝豕適生數子其一豕身人面有髭貌如其父子痛哭述其故願以十金贖歸張

不聽而殺之此康熙三十九年事

香祖筆記七

盤山異蹟有除夕佛燈燈出通州孤山塔上分爲數千百遠繞盤山諸寺至定光佛塔而止或曰塔中舍利光也又宋牧仲筠廊偶筆云盤山佛燈人皆見之每除夕山之雲罩寺定光佛舍利塔與

薊州獨樂寺觀音閣通州孤山破塔皆有燈出互相往來漏盡各

返原處好事者恆製糧候之

通州高志

毛西河姬人曼珠張姓小字阿錢豐臺賈花翁女也幼甚慧能效百鳥音工針黹稍長白皙而妍縮髮作連環髻毛以冷宦在京益都相公助資作合新婚之夕陳檢討其年更名曼珠于歸後學書度曲不半載而能曼愛歌梁司農祝家園詞既而得奇疾漸就羸弱年二十四而夭西河作別誌書甄士大夫爭以詞挽弔其病中嘗繪小影名留視圖諸公俱有題咏云

宸垣識略

高素侯裔生辰門下士方苞壽之以文曰余觀北宋丞相富公節義功烈與韓魏公相匹而眉山蘇洵上書謂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今公爲文學侍從之官嘗主鄉試學政不失士心亦守官者之常余居門下數年竊懼公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也

裔獨揭苞文於壁間觀者皆駭與裔交厚者多相戲曰碌碌無成
至爲門生所媢笑尙高張以自播揚乎苞請篋藏之裔曰吾正欲
借子之文以警發其聾聵耳

方苞高素侯先
生奇序後附記

京師鬻紫植坐椅制度精奇亦以珠玉等諸寶爲飾一方伯之子
欲以一百二十金購之德州李庶常棟力止之乃已

分甘
餘話

內閣北牆下有楮樹一株陳文貞廷敬愛之公事畢移書案其下
焚香啜茗召中翰分札咏詩以爲常復命鴻臚序班禹之鼎繪卷

曰楮窻圖

茶餘
客話

京師有宋姓者武定相公鄰園之僕也自其家來至京邸去彰儀
門尙數里忽黃霧四起擁驢不得行少頃霧散驢踰跟抵門腹陡
脹而斃剖視其腸有卵一枚可容升許物其色白紫相間而堅如
石猶人云乘熱取置麥屑經宿尙可復大一圍試之果然

說
鈴

昌平紅崖谷有道人戒行甚嚴一夜有美婦人叩門求宿時天寒
憐而納之婦以言挑道人不爲動忽言腹痛就盆產一兒詰旦抱
去道人惡盆污覆諸澗中誤染左手五指皆金色復視澗際沙石
亦皆金色

香祖筆
記四

文安紀觀察秋槎祖有老僕某夜將寢見面黑白者二人推扉而
入遽近榻掖之出力爭不能脫至村外曠野釋焉授以槍法及拳
勇諸技令其習練情輒捷之鷄鳴始送之還次夕復然如是者載
餘僕厭其擾而憚其嚴莫可如何一夕僕與黑白者角試乘間刺
其股白面者曰可矣自此乃絕僕因事涉怪異未敢以告人也同
村有甲與乙者各聚黨相仇僕遇於途見乙強梁勸之觸其怒揮
衆奮擊僕格以手刀杖卽紛紛迸落若有掣而擲之者衆乃驚駭
而竄一日乘舟淀河有附載者僕招與俱不數里其人突起執僕

而數之曰爾識我乎我乙黨也曩受窘辱心實不甘言訖卽倒持其足而投諸水僕乘勢翻躍捷如轉輪倏已卓立舟中神色自若其人惶懼莫措僕笑曰勿恐我不爾讎可速去於是遠近皆知僕勇主人亦覺其有異因詰所由始以前事告主人之戚將構怨於某丐僕往助不許固請乃遣焉某見僕至知爲戚助也蜂擁而前僕不與較第以手槩其臂而臂若痿按其股而股若痺歷數十輩皆蹲踞不能動戚家乘其憊欲撻之僕勸之仍撫以手則起立如初矣僕貌蠢而訥於言未嘗以勇力自矜或求傳其技則婉謝之後以老病卒亦無他異

秋燈叢話十二

桑簡菴避迹西山夫婦僕得五口益以犬一鷄二顏其額曰八口之家宗室寒公爾赫贈詩云數椽卜築水雲隈秋草閒門晝不開八口何妨并鷄犬有人子鶴更妻梅拔宅由來是耳聞果能肥遞

却輸君何當
真乘人間世
犬吠鷄鳴在白雲

止園筆談

淮郡山陽國學生程允元父勳著康熙庚子貿易京邸與平谷劉登庸友善允元年甫二齡劉女週歲相與締姻後允元隨父南返劉亦出守蒲州越數年劉卒於任眷屬流寓津門文之母兄姊妹相繼逝而程父子音耗杳然獨無依名門舊族議婚者踵至女矢志不他峻拒之屏跡尼庵童穉末田識面里人競傳其事允元父歿後依兄嫂居訓蒙糊口與劉女不相知者五十餘年堅守前盟亦不另娶乾隆丁酉春允元隨漕艘教讀抵津門聞劉女事跡跡之卽其所聘妻也白諸官官訊得實爲主婚遂合卺成夫婦焉大吏上其事於

朝

旌其閭

秋燈叢話一

乾隆初年有京師白雲觀道士往遊西嶽夜泊湘子亭見一道士
豐頤美鬚望之若仙年已九十餘與之談國初事最悉怪而問之
其人慨然告曰吾本滿洲人少從英王西征戰功最多游至參領
後隨經略莫洛征王輔臣洛爲輔臣誘殺吾僑恐陷帥獲罪隱避
此山已六十餘年矣因流涕久之懇道士寄書歸告其居址里巷
子孫姓字道士歸訪其宗久已徙去莫知誰何

隱亭
雜錄

京城古樹如太學檜慈仁寺松吏部藤花卧佛寺娑羅樹萬壽寺
及昌運宮白松封氏園松呂家藤皆數百年物城南舊刹有龍爪
槐僧言三百年物前輩詩文集中不多見徐電發欽菊莊詞話載
紀伯紫云壬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孝升山陽陳黃門偕六同
飲龍爪槐下填詞此地_{在國初亦名流屐齒所常到也}

茶餘
客話

乾隆初有小內侍夜於御河泛舟見神光燭天自湖中出因網羅

之得蚌徑尺中有明珠寸餘二顆相連如胡蘆形內監不敢匿因

以進上嵌於朝冠晶瑩異常

嘯亭雜錄

京城火炕燒石炭往往薰人中毒多至死者儀貞陳殿撰定先冬
日偕其妾寢至夜皆中煤暈室內別無一人家人咸就寢不知也
家畜一巨犬忽咆哮萬狀家人起犬向主人窻外爬沙跳擲窻紙

盡碎急請主人不應毀門入則與妾並死急救乃甦

茶餘客話

固安王令煇章山陰人乾隆庚辰漬水齧城闕開溝疏洩深二尺
餘忽有沙沖起撲而衆譁以怪驚走令怒親督之又掘尺許沙飛
益劇彌漫空際衆力不能施移時露磁椀一底尖口潤玉色瑩然
取置書室寶以沙卽紛紛飛起無顆粒存每值大風揚沙日繼塵
不入後被賈人重價購去名曰噴沙椀

秋燈叢話十七

秦鑑泉學士大士壬申狀元寓半截胡同庚辰庭產芝草長君芝

軒承恩中式作瑞芝詩庚寅又苗一芝次子承業中式賦後瑞芝詩又有芝是科名草恩爲及第年之句予壬午以課藝就正蒙有張湘曠之褒未幾假歸不出芝軒今開府闕中

蘇陰雜記

禮部前劉必通水筆招牌爲董思翁書聖恩寺爲金源古刹舊有雙楸又古槐乃金時物又馬纓花一株係宋商邱手植崇效寺有無塵別境四字扁爲明楊忠烈公大書又寺僧雪塢舊藏王覺斯草書一卷今無存雪塢亦能詩與王樓邨劉大山唱和題壁近日寺中止藏智樸青松紅杏卷子內如漁洋竹垞初白輩皆有詩餘

客話

京師西北隅近海淀有勺園明米萬鍾所造結構幽邃今改集賢院爲六曹卿貳寓直之所其他諸王公所築以和相十笏園爲最近爲成邸所居右安門外有尺五莊爲祖氏園亭近爲某部曹所

售一泓清池葦檐數椽水木明瑟地頗雅潔又名小有餘芳春夏
間多爲游人讌賞其南王氏園亭向頗爽塏多池館林木之盛嘉
慶辛酉爲水沖圯明太守保售之力爲構葺繕未終而太守遽卒
今池館半委於荒煙蔓草中殊可惜也

嘯亭
雜錄

亞谷叢書云京師戲館唯太平園四宜園最久名亦佳查家樓月
明樓其次比年方壺齋蓬萊軒昇平軒最著今考諸園俱廢查樓
僅存木榜唯方壺齋屢易新名人尙稱爲方壺齋城西僅此一館

春初尙盛在永光寺西街

藤陰
雜記

京官向乘肩輿杜紫綸詔始乘驢車嗣後漸有騾車予己卯入都
見京官騾車多而驢車少然帷幔樸素且無開旁門者今則無不
旁門而布幃漸少阮吾山司寇官中書坐做車人有十景之嘲謂
一騎嘶風三憲印月做蓋斜陽斷轅殘雪打頭秋蓬拂面春風也

蘇陰
雜記

咸陽魏孝廉毓梅丁巳計偕至都遊彰儀門古寺中見女像甚妍
麗戲語同人曰娶妻得此足矣何必陰麗華哉時魏年少未婚也
歸寓夜一女子艷粧入如晝所見魏爲所惑每夜必至兩閱月病
不起

茶餘
客話

黃蘭巖民部寓梁家園積水到門顏其堂曰半房山後有疑野亭
朝爽樓前對西山後繞清波極亭臺花木之盛而池之南北旗亭
歌榭不斷遊人泛舟竟夜忘返賦詩者甚多

茶餘
客話

良鄉道上灰洞迷漫行人到此解鞍卽卧獨陶篋邨元藻題壁云
滿地榆錢莫療貧垂楊難繫轉蓬身離懷未飲常如醉客邸無花
不算春欲語性情思骨肉偶談山水悔風塵謀生消盡輪蹄鐵輪
與成都賣卜人款署篋邨二字

蘇陰
雜記

京師伶人劉三色藝冠時與李玉洲翰林交最洽蘇州張少儀觀
察爲諸生時封公謫戍軍臺徒步入都爲父贖罪一時有三子之
稱蓋云公子才子孝子也沿門托鉢尙缺五百餘金偶於玉洲席
上言及此事劉慨然曰此何難公子有此孝心我能相助遂徧告
班中人云諸君助張如助我也擇日設席江南會館請諸豪貴來
已乃懸頭而出一座傾靡擲金錢者如雨果得五百餘金盡以昇

張而封公之難遂解

止園
筆談

乾隆十七年荒旱乏食東南楊家泊李家沽等莊有港長二十餘
里亦旱涸港底有草團居民檢視之其子如稌其苦長一寸餘食
之其味鹹鹽稜刺舌不能咽碎之水沃一宿漉乾炒食儘堪充腹
競檢之有以薦困者初不解其爲何物也知縣屠祖賚下鄉省災
問民所食出示之曰此荒年寶也卽封稟各上憲並諭之曰此浮

萍子也秋熟時榦萎子垂風水盪結而爲團亦物之僅見者

甯河丁志

本朝輕薄徭稅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故海內殷富素豐之家比戶相望京師如米賈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瓌麗游十日未竟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彷彿二族喜交結士大夫爲幸進之階故屢爲言官彈劾不及祝氏退藏也懷柔郝氏

膏腴萬頃喜施濟貧乏人呼爲郝善人

嘯亭雜錄

張國輔妻李氏順義人有三子長子張明德次子張新德三子廣月自幼出家爲僧乾隆三十七年李氏因國輔患痰迷聞瓦子街居住民婦拉鐵練募化代人治病請爲醫治見民婦用手按摩針扎病處病卽痊愈李氏從此往來學習粗知針扎治病之法民婦沒李氏卽取鐵練拴繫頸項出外化緣治病走至通州曠野地方時值隆冬風雪交作迷失路徑李氏隨在雪地帶鎖打坐適有居

民路過見而詫異羣向盤問李氏卽以在此結緣治病爲答隨有人延至家治病李氏卽按摩針扎假念經咒病卽痊愈自此多請治病往往有驗李氏見所住興周營地方七聖小廟坍塌隨將所得治病錢文修理給伊子廣月居住四十五年送廣月到戒臺寺受戒李氏亦來京在總布胡同泰山庵拜已故尼僧福山爲師取名了義國輔身故福山帶至潭柘寺受戒李氏見女僧受戒俱係男僧代爲披剃心中不願未經落髮走至西山西峯寺依尼僧濟廣同住起意將該寺立女常經爲女僧傳戒又恐無道法不足聳動衆人遂用油捻在左右臂膊燒點數處含痛忍受藉此募化以致附近居民聞知往視見其堅忍致相傳播偕往進香者漸多有因病求治者李氏卽令跪香假念經咒爲之求神又有求藥者李氏遂買藥鋪內五汁丸等藥改成小丸假畫神符給與竟有病卽

痊愈者因而祈求布施者益衆適原任大學士三寶寡媳烏佳氏患血氣凝結病症延至家中李氏爲之按摩代爲祈禱病愈後烏佳氏感激欲拜爲師李氏令其施捨金銀修整西峰寺烏佳氏允從當令管事家人許祿招工匠任五修蓋廟宇先後給修廟工價銀一萬七千兩又置辦供器銀三千兩共計銀二萬兩其餘陸續施給衣服器物並施金燭及零星銀錢不計確數約亦不下萬餘金又送使女雙慶至寺跟隨跪香念佛烏佳氏亦曾赴寺燒香又銀庫員外郎恒慶之妻宜特莫氏素患痰喘亦請李氏祈禱痊愈宜特莫氏每月給該氏養贍銀三五十兩又聽從修理石廠地方三教寺捨銀一萬七千餘兩又添湊金子二百八十兩合計共銀二萬餘兩李氏卽將銀兩交給伊子廣月修廟宜特莫氏亦令使女玉喜跟隨服侍廟修成後改靈應寺李氏隨在兩寺來往焚香

治病宜特莫氏亦曾至寺拈香嗣因西峰寺後塔院工程未完烏
佳氏亦未再給銀兩承攬修工之任五無從藉工圖利隨起意與
李氏商允因李氏曾向說稱少時夢見觀音菩薩及在通州坐雪
治病等事卽藉此畫出圖像裝點神奇表白靈異希圖哄騙衆人
遂憑空點綴畫成張李氏出身坐雪出家及衆人拜求治病各圖
像五軸并捏稱身能入定出神李氏係菩薩轉世該寺舊有遠年
住持僧人塑像原稱西峰老祖村人因亦遂稱爲西峰老祖活佛
遠近人民到寺燒香布施饒富分給廣月銀一千兩修蓋圓廣寺
長子張明德銀一千兩買房一所開設木鋪一座其次子寡媳崔
氏在籍典地一百餘畝旋爲步軍統領綿恩拿獲訊辦任五處斬
張李氏絞西峰靈應兩寺交僧錄司另選妥實僧人住持

乾隆三十七年

超勇公海蘭察微時以事赴京感疾甚因夢至德勝門經故太傅明珠第牆外有小閣登之有一老喇嘛趺坐公凭欄見紅衣少婦哭而來意疑之避喇嘛後少婦拜喇嘛訖哭而起欲赴公喇嘛以袖障之移時始哭而去公驚覺汗出疾愈明日在市遇所夢喇嘛屢目公輟避之公素信佛此事尤不愧也

癸巳存稿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郎中鄭濂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我家矣跡鄭之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秘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卽出戶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八齡矣重堂邃室皆若素遊直入踞床南面而爲婦言曰我之子與媳安在不速出見衆方匿笑旁睨濂適自外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豈遂不相識耶籠篋之度香履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鄭郎中

以事近怪不踰宿而遣之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廷今

上詔詢濂不敢隱因命續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居室名稱恐有未順

上曰天命之也待十三歲而婚誰曰不宜濂奉

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解

梁構亭制府宰良鄉時病瘡甚劇夜夢本邑城隍請見謂公曰我亦從前此地縣官也上帝以我居官清正命我爲城隍神大人所患之症卽我從前所患之症也後服某藥而愈今以方授公口說其藥幾味長揖而去明日服其方果兩劑而愈查良鄉邑志果有

其人

續新齊諧

乾隆戊午春和相妻發殯於朝陽門外一時王公大臣無不往送予亦從衆而行比至車馬壅阻因飯於農家逆旅苗氏有老婦云

觀君容止必非不智者今和相驕溢已極禍不旋踵奈何趨此勢
利自傷其品予赧顏退不踰年和相果敗

實亭
雜錄

世爵和公世太其先勛業甚隆家藏

賜物甚夥有洋錶時表一對亦

先朝所賜其聲甚洪不銹不做公寶之恆置牀頭以誌入

朝時刻一日晨起兩表俱失遍索不得告之五城掩捕甚急迄無
影響偶日午伏案假寐恍惚間有矮奴當前請安短小精悍目所
未識問汝何人來何事奴奉兩表呈上曰曩從先公爺借表多次
皆荷優容前月從爺借表未荷明察追捕甚嚴不敢歸璧今得間
呈上乞恕不告之罪公雖喜表歸而其人踪跡奇詭疑爲刺客者
流未敢窮詰奴又曰遠道來苦餒乞賞烏又稔酒以解調饑烏又
者都中呼彘肩也公賜之酒及烏又一具不足又加賜其三奴叩

謝跪一足且飲且啖須臾都盡復問公可有後命公未得其指姑
含無有奴悵然復謝飛身簷際而去

野記
四

戊寅七月九日晡時平谷縣大風有黑雲起於天望山若旋舞之
狀自山而西復折而東過西閣村屋皆倒拔其椽盤空而舞屋瓦
翩翩如燕子其風直至獨漉河邊陷地作坑寬三畝餘黑水注焉
或曰龍爲之或曰蛟爲之余謂蛟龍行必以風雨而蛟之起未有
不被水者是日但見黑雲扶風而奔無雨無水不知何怪殆非蛟
龍也是日風起時有一輿人子捧磁盤出門盤中置酒瓶一具蓋
欲赴村街沽酒市物也行未數武爲風吹起足不能着地怒而詈
風忽若有人掣其盤而批其頰遂昏然若迷食頃稍能醒視盤與
瓶分置地上未曾有絲毫損缺急取奔回兩頰青腫半月方平復

村人咸謂風神責之也

竹葉亭
雜記九

大興廩生李某字永如其先德任河南按察使爲其兄娶婦吉期前一夕按察夢一婦人來持一筒乞其鈎銷按察舉筆鈎之若銷舊帳者然次日新婦至則宛然所夢之婦人也逾歲按察病卒家故豐於財殆二十餘萬此婦喜揮霍未幾財盡而婦亦亡家人始悟此婦爲索債來也人家娶婦賢與不肖豈皆有因果非偶然耶

竹葉亭雜記十

單縣令福昌以捏賑正法殞于西磚兒胡同關帝廟每日過午單魂輒坐于門前石上遇有人過起而追之凡附近居者至午相約勿過其處且促其家人移殯及殯歸鬼復不見當單正法之日吾邑有李車夫者夜過菜市口見有衣冠人坐而相語心詫深夜焉得衣冠人在此提燈燭之內一人以其燭之也自提其首相視李大恐時李佐繩匠胡同戶部郎中劉曙園家狂奔而歸其鬼亦急

追之李魂魄飛散卽伏匿炕內牽之不出衆知其中邪灌以水扶
之卽以被蒙首不敢視次日始爲人言之殆單之鬼也

竹葉亭
雜記十

西山滑石根名之曰不炭木以之爲麤布器皿不畏火今西山有

之宸垣
識略

京師北三山大石窩水中產白石如玉專以供

大內及

陵寢階砌欄楯之用柔而易琢鍊爲龍鳳芝草之形採盡復生昔

人謂愚父所藏燕石當卽此耶

宸垣
識略

倪媪武清人年三十而寡舅姑欲嫁之以死自誓卽遭怒逐攜二
子一女織草笠度活流離困苦慘不可言幸子女皆已婚嫁而子
若婿又皆不才賴女孫度爲尼媪乃寄食菴中年已八十鷄皮鶴
髮猶耳聰目明也沈成言自京杭訪親途次武清旅店月色甚佳

獨出散步遙見一小招提門外有十餘人席地賭博忽聞喧呶聲
俄招提內似有人提燈出望蓋媪夜間人聲嘈嘈疑有火警因出
視博者卽烏獸散時萬籟俱寂四野蕭寥有三四人奔走互咎曰
何處不可開場要鄰近倪節婦一日彼處開久爾等不喧嚷倪節
婦亦不出來相距咫尺語畢倏滅知爲見鬼遂返旅舍嘻匹婦守
節而無賴惡鬼猶知欽敬如此惜其湮沒蓬蒿不能上邀

旌典也

池上草堂筆
記稿錄五

嘗於潘家河沿晉陽庵看客遇一人極嘗庵名言京城庵何得名
晉陽庵憶古事有一切比劉肅大唐世說新話云薛良嗣爲荊州
長史荊州舊有河東寺後梁蕭督爲其兄河東王造良嗣見而驚
曰此江漢之間與河東有何關涉遂奏改之良嗣寡學深爲人所
笑欲引以爲對再思之而止

癸巳
存稿

京師萬柳堂之西北隅有古刹曰夕照寺大興王安昆書高松賦
於殿之左壁右壁松樹五株爲陳壽山筆壽山名松天長人遊楚
不過入都賣畫作生涯筆多匠氣觀之令人胷次作惡故其畫恆
爲市廛商販及胥掾家所寶騷壇藝苑之士莫有持嫌素乞其揮
灑者獨夕照五松離奇天矯蒼翠濃鬱恍聞謖謖濤聲起檐際而
置身千巖萬壑間予每入寺必瞻玩移晷不忍去寺僧爲予言壽
山作畫時值長夏解衣裸體酌巨觥連飲磨墨貯瓦甌睥睨久之
然後纍几而上皴擦勾斫颯颯有聲晌午天大雨傾注若黃河乍
瀉千珠萬珠跳擲階庭水積尺許雨霽而畫畢夕陽猶在高春也
殿壁縱橫各二丈有奇松本圍徑尺而有參天之勢枝幹屈曲鉞
葉疎密均得乎法畫松之能事畢矣

讀畫
問評

宛平張某家畜一鷄距短而修毛如帚行不見足嶺南種也俗呼

爲廣東雞賈勇善鬪因愛之不忍宰食留司晨夕有年矣其友某以張有處宗之癖別購我冠高距者餽之張方自誇其雞之雄健不啻介羽距金鬪無不勝孰料三戰三北縮頸哀鳴勢難復振張惡所餽者恃強跋扈而又自慚其言之誇也命家人割之擲地上嶺南雞快仇之死鼓翼而前啄之洩憤死雞忽蹶然起瞋目衝冠大肆搏擊觀者咸駭詫失次而羣雞亦惴惴焉股栗無何嶺南雞垂翅鍛羽血殷殷然伏不能起視之胷已碎裂而死死雞則復僵仆如初張疑不祥並兩雞棄之不敢烹食

齊東
妄言

廣濟寺柱皆合抱一柱近礎處朽二尺餘僧欲易之費頗鉅聽之又恐傾覆一日有人憩殿上見僧不怡問知其故笑曰飲我酒爲若易之不費一緡也僧爲置酒食大啖畢令具碌礮一量其徑圍高下分寸悉合以鋸截斷朽木卽以碌礮補其闕如推門落曰然

既畢轉瞬失其人所在

雙階外史一

荊州田盤之麓地名水泉一名石佛寺張氏別業也繚垣皆用石砌斑駁作虎皮紋薛荔穉生色蒼綠葉大如蒲葵扇逕砌以石子內室三楹旁有倉有庖涵皆用黃色白草苫蓋堅樸無華院落寬敞一亭曰望雲高出屋上坐亭檻上山笏立目前天成寺近與拱揖牆外山田二頃藝粟米可供八口一歲資果園數畝雜植蘋婆梨樹歲收其值可爲衣禦冬張氏式微不知售於何氏

雙階外史一

京師招牌如祖傳狗皮膏秘製烏鬚藥去風柳木牙杖滴露桂花頭油學經蒙任附店草料俱全秋爽來學冬季諷經揭表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畫發賣雲貴川廣生熟地道藥材均工巧人間紀文達昀曰書坊之老二酉以何爲對昀曰汝進正陽門羅城時試於布傘上觀之其人不悟至其處賣卜者書大六壬三字也

雙階外史

通州李達夫兵部如璋官主事賃居宣武門內舍旁隙地小有園亭夏夜露坐其中見南牆下光隱隱從地出宵深益熾初不以爲異後屢見之使家人掘以鋤深三四尺得董思白眞草行書石刻數具石質滑潤知是新藏者旋爲主人奪去亦卽他徙空宅扃焉二年後又有賃居者夜仍見其處有光後來者固不知前事掘地得白鏹萬鎰而宅主不知也席捲南歸遂成巨富

雙階外史一

某翁甯河某邨人家貧父子刈草售以爲活邨故濱海草茂時任人刈取無禁也于一日問其父曰草叢中有土墳起何人家也曰我居此數十年未聞有墓且人亦不肯葬海岸也子曰是必有故盍掘而視之父子持鎌往掘尺餘見箱角知有物仍掩之夜復往掘兩箱相累朱提滿中爭以篋攜取竟夜始畢仍以餘草實其中

培作阜由是置海舶買田園起樓閣爲富人數年一日有車騎甚都止於門車中人作四品服從人十餘皆雄偉刺入主人肅客問來意曰我某太守聞翁父子長者故來謁因留讌甚歡水陸競進讌畢滿三下車中人曰由京師攜一物來敢以獻自車捧入什襲鞞固意甚珍貴屬主人攜入內然後開視血蹟模糊鬚髯戟張蓋人頭也全家驚愕時車中人已易短後衣手持巨刃光瑩奪目從者皆拔劍虎視翁父子益愕長跪請命車中人曰翁所以起家者我友某物也今某已見法而不得賊聞爲所得故將其頭來將殺翁一家爲某洩憤然承翁款洽翁誠長者能爲吾輩往來東道主我不翁讐父子諾諾不容口掖起洗盞更酌夜闌獻以千金而去後每有盜至恣所取以爲常又數年漸貧乃把

史一
堯階外

查小山員外有圻海甯人官京師席先世業稱巨富性奢侈京師

以三原子呼之一生取精用宏不下數百萬飲食供張視何曾石
崇不啻倍蓰喜蓄硯石質溫潤琢磨精工銘刻皆前代名人雖眞
贗參半要以物聚所好又不惜重價積數十年之久門下名士鑑
別品評選其尤者百方裝潢藏弄所費累巨萬矣晚年家日落頗
拮据一日取所藏硯質千金置車上騁而出歌臺舞榭一日殆遍
盡散所質金歸入門思贖硯無期悲極號咷既而曰千古之能散
財者當以查小山爲第一人復縱肆狂笑其任誕如此稱其名或
有不知者小山則中國皆知三原子外國靡不知也然敬禮名士
張船山太史以詩名延爲上客太史醉後時習之不以爲侮每送
新詩一卷輒餽五百金爲潤筆資其誕也母夫人夢人自外庭入
稱幹貫太陽穴鉤權懸兩端浴血滿面大呼而寤遂生其親串爲
業鹽長蘆嘗以告人云

堯階外
史一

查小山初至京師人誑以半夜正陽門早開一刻需銀十二萬兩渠卽如數予之實則並未早開也寓南橫街繩匠衚衕有回祿災渠命家人以錦被濡水覆於屋上防火共五百餘牀次日皆以賜僕從除夕花局送黃瓜至啖而甘之間其直曰朱提四兩則蹙額曰何價廉如此乃兄又山人亦呼爲二臆子官京堂由浙入都冬日兄弟同飲又山曰吾老矣兩足著皮鞋亦不煥小山亟命爲兄製皮靴著之煥甚又山問直曰二百四十兩蓋以貂皮茸肉桂末實於其中者又山曰毋乃太奢乎及予巡視西城尙有小山親書借券張某持之訟於官其後裔式微案終莫結云

夢園叢說四

王翁以緞肆起家人呼爲緞子王翁京師舊家子習書算少孤露遂流爲丐年弱冠尙夜宿雞毛房京師寓諸丐室儲雞毛盈數尺丐輸三錢輒棲毛中一宿以禦寒時同寓有旗下某公年相若一

日翁謂之曰我儕皆昂然丈夫此豈安身立命之地盍改圖各謀
生路乎某公曰甚善然寒陰冰雪何逝而可請以改歲爲期誓不
再作如此行逕二人因約爲昆弟焚香盟於神前苟富貴無相
時醉司命日也元旦各分手去王翁去官爲典肆備職炊爨灑掃以
勤慎頗爲肆主者所倚先司廟市後與某太監設緞肆於東華門
外翁和氣迎人售速而利三倍蒙古高麗琉球緬甸諸國使臣無
不識投子王者翁因此獲數十萬金業盟于豫東長蘆引地四十
八處鹺務中推巨擘焉後翁以查引地至河南問巡撫何人則旗
下某公以筆帖式懸轉員外郎已由府道游升中州中丞矣具東
往拜中丞啟中門迎於堂皇握手曰猶記在雞毛房所語乎中丞
曰唯不敢忘兩人各大笑中丞留之歡譙數日而去

雙階外
史二

涿州某生傳者忘其姓氏年弱冠美丰儀見者以爲安仁復生也

未娶宿齋中讀書夜有女子擗簾入海棠睡足梨花粧成絕代姝也詰所從來女自言爲狐與有夙分某暱其美納之女屬某謹言某素文弱自與女遇益健壯以故往來三年人莫有知者某所欲雖滇海雞蹤楓亭鮮荔一舉念女悉爲致之會元旦貽以雪蓮二柄花產雪山隆冬始開不常得王供齋中同學來賀者苦詰所從得某不能隱吐其實女已知之客去日屢屬密秘今乃漏言緣盡矣泣留之不可遂去臨別曰爲若物色一佳偶某處某人女可聘也某嫌其貌不颯女曰老蚌生明珠君毋以貌取人某以女言卒聘之後果生三子以科名亢其宗

雙階外史三

明芮總憲劉寶坻人賜祭葬塋在城東門外石翁仲石羊石馬尙存近塋田禾夜狼籍輒至數畝看青人憾之夜伏禾中見一馬來竊禾食突以鎌削馬首去半顛狂竄去次日見石馬失半首血蹟

殷然從此不復能爲怪矣至今馬首石尙赤如脂

雙階外史三

甯河某甲有典衣癖每旧檢已衣服及妻孥輩衣飾婢珥姬簪欵爲一篋悉如質庫所質錢置床上十緡爲垆如黃標柴標故事而一月子錢計若干預於燈下盈貫付床頭凌晨贖歸朝寢後復質焉自奉極儉家不僅中人產青鞋布襪意趣恬如惟一日不典衣卽疾首攢眉如負重恙質券到眼則如服對症藥通體暢然笑容可掬矣歲以錢十餘千僱一奚奴往來蹀躞質庫中四十年如一

日有腴田數頃坐是化爲烏有卒之日無以歛子孫竟無立錫云

雙階外史三

寶坻王椿橋與通州張茂才同寓京師考遠才榜未揭閒步於南下窪子時殘暑尙酷張著新白袷衫脫挂柳枝上王曰不畏麻帶乎張曰四目交射何慮焉俄見老人髮垂白持去瓢西瓜皮一一

如孟蹲於道，劬鞅中土實其一。挹彼注茲，無慮數十度。王與張注日視，互相猜疑，不得其故。老人尋傾土鞅中，持瓜皮道，遂去。兩人回視，衣已亡矣。悵悵而返。

雙階外史四

一人市東，腰綳糊巾，議直二緡，令隨取直攜至錢店。出朱提一兩，易錢故昂，其價評泊不協。置朱提荷囊，悻悻去。易數處，無一成謂。市巾人曰：銀一兩直錢近四緡，我終不憤錢店。願與子市巾人，歛然持去。後又遇於市，謂曰：子胡以廣銀欺我？答曰：我銀腹子巾亦非真也。蓋以高麗紙糊成者，一笑而罷。

雙階外史四

趙埜字雪樞，武清人，性孤僻，居尹兒灣，工摹印，專摹漢銅，視文三橋，何雪漁，茂如也。意所可鑄，十數方，不爲煩否。雖貽以金，稍率並其石，棄不顧。常曰：漢印有格律，有神韻，有字體。今人不師古法，以意就正字，通諸書，配合縱無訛字，亦刻篆字耳。何印之足云嘗假。

草木名字用漢官私印式刻爲楮葉集印譜以性嗜刻石又號石

工

螻階外
史四

贊坻杜文端立德大興朱文正珪均有墨杜款純一子襲朱款鄂

不草廬也

螻階外
史四

通州鼓樓舊有大鼓鼓四周有環環銜屈戍鼓內外引環以鎖釘
四隅懸焉年久一屈戍脫欲易之需去皮費鉅計不如易新鼓會
有人曰能修之索值甚尠乃別置屈戍長咫旁安簧如牡鑰然量
鼓木厚薄較其簧不差累黍置入應手簧鏗然鼓聲懸如故矣

螻階外

外史
四

京師骨董肆有皮毬一渾合無縫十餘年無問者後有人問價答
以五百其人卽出錢付之肆主戲曰此至寶非五百金不可其人
笑曰焉有一皮毬直五百金者然愛不釋手市人評泊之以五十

繙購去肆主問所用不答尾之歸寓叩再三矢無悔其人旋出刀
如雪破毬乃一巨珠也大如李翺勺瑩徹光鑑數百步蓋珠產海
外渡海時夜有光蛟龍見之將鼓風浪攫取韜以毬乃得免水厄
達中國耳後其人售珠致富按查初白敬業堂集有皮毬詩載毬
中藏葢經全部蠅頭細書與此異雙階外
史四

文安勝芳鎮水泊處也漁人網一雄鷺鷥其雌回翔傍船不去漁
人不知也割以刃雌鳴益哀旋出釜吹火蒸蘆荻燐焉湯沸蟬驟
下投釜中漁人悔投於河相戒毋再弋雙階外
史四

盤山多異禽入饌者以松鴨沙雞爲最鴨鴉身鴨背毛蒼紫性喜
松巢松巔日惟以松子爲食也不棲止他木渴飲泉泉必松下者
以浸松脂也鳴聲啞啞然呼羣鼓翅百十爲隊土人網之充饌肉
作松子香清腴甘美不與雞鶩同豨輔志物產類及盤山志均未

載名家集中亦無詠及者詢之山僧云是物開山時卽多有之近山諸邨及他山所無世有注禽經者當補入也沙雞卽鷓鴣一名

半翅見爾雅注及朱竹垞曝書亭記

隄階外史四

姚伯昂侍郎有龍伐木歌序云順天屬三河等縣每下雨暴澇水高數丈若山立有木直立水中以行端與水平上恒有光夜望如鏡或有驚躑其上傳爲龍造宮取木也木取於平谷縣之深山中癸未三月有木工十三人衣青腰斧鋸過平谷縣西門外飯肆人食饅首數枚不茹葷告主人以取木歸償其值主人心知其異亦不與計是歲大水俗呼爲龍伐木云是亦異聞因作歌曰順天府屬縣有平谷老林密菁森其麓世間怪事竟有之山人走告龍伐木我聞澗底多奇珍水晶宮殿最華煜珊瑚作柱貝作題火齊明珠相綴屬取材豈或有窮時乃向人間事斫斷昨者西門賣酒家

有家遲來真果腹手斧臂鋸腰短襦十有三人一敗東酒家驚言

辛酉年過者依稀見非獨

辛酉歲過其店食者十八人

竭來又遇黑衣至將毋

不使黃梁熟時當六月山雨傾懸流挂天辭飛瀑頃刻奔潮倒峽

來小艇上山魚上屋橫流之中木豎行跳浪翻波不一仆驚背倒

撐巨筍排雲頭遠接修竿矗木高十丈水十丈水與木平如轉轂

木端更露閃燦光月黑星昏點華燭直使明燈下淀津龍工未興

山鬼哭吾友李生祖母劉行年九十間見熟

李之祖母言幼時其戚某家北山下

有六七人如木工狀投村中宿村人不留因詣其家以爲異鄰人憐之止之宿自與妻移屋外葡萄樹下寢屋居客天明不見客起隔窗以望但見魚鱗橫於地驚而退乃呼曰日高矣客出如昨也辭而行留一物置於牙間以爲期及水發村設此家獨無恙知其以當言有成居北山工師六七暮投宿天明窺戶聞無人老

魚巨蟹分蹠踟主人大呼日三竿夜客出門爭拭目猶是衣冠拜

謝行始知鑿鑿非人族魚鱗作人人其魚此事往往驚鄉曲吁嗟

長江滾滾流巨筏縱橫斷復續千里萬里息可致取用未聞或不
足龍宮縱須山木材順流亦可供其欲東游之龍何不仁蹂踐人
命等牲畜何當六丁爲扑之三河不波吾民福且言魚鱉之行若
有隊伍每駐則水立如堵堵將行水底三聲如吼然俱鳴鴨作人
語真是異事

止園
筆談

邵聞谷太守夫人善烹鱠魚頭張瘦銅中翰與趙雲松觀察半
夜買魚排闥喧呼太守夫婦已寢聞聲出視不得已屬夫人起而
治庖魚熟命酒東方明矣三人爲之笑樂中翰有句云昔年邵七
同衙住半夜打門索煮魚想見前輩風流灑脫道光間徐稼生庶
子與張星白侍郎同年至好一日庶子飲侍郎齋中大醉逕趨內
室適侍郎夫人在玻璃窗下倦繡庶子隔窗戲謔夫人大怒呼與
至庶子宅立將庶子姪人携歸且告徐曰此非汝妾乃張星白之

妾矣迨夜深仍不放歸徐姬人眼雨首蓬幾至構絆同人力爲排
解乃罷凡戲無益此則不如閻谷夫人烹魚雅趣也

蘇軾錄十

平谷道士王成得鐵布衫法居西關天齊廟甚富野居無隣盜瞰
其富而欺其居之孤也羣至夜劫之道士出擊盜盡披靡鼠竄去
一日在路有客約飲乃前盜也道士允諾至其處羣盜咸在覩道
士曰來乎道士應曰諾遂羣入坐行酒几無多僕惟設豚炙一大
盂皆齧切爲塊一盜持匕首刺孟肉一鸞舉而進曰無以敬客請
食此道士起受之以口而齒啣其刃盜抽之不得復努力進刺之
亦堅不可入刃爲之曲道士終屹然不動遂咸拜服道士釋口匕
首落几上兩面皆有齒痕深一分許嘗於四月間赴學岳山廟會
與通州萬緣會人偶忤羣欲毆之道士曰此地狹非關所共隨我
擇一寬廠地可乎因相率至山下石灘中道士曰宜先弼吾拳擇

一巨石拳擊之石應手碎羣駭散去一日道士入城有騾繫於街上道士過騾蹄之道士曰而顧善蹠跌者乎試盡而力因攬衣露小腹誘使踢之騾稍息復誘之觀者如堵食頃騾汗出力疲帖然不動而道士無恙曰技止此乎笑而去邑城王某與道士有隙田之隙欲報之而力不能敵乃僞邀道士飲持巨梃隱身門後伺其入而自後猛擊之中腦道士從容反顧曰爾未食乎若大身軀何並無一些力某駭而奔道士曰止爾邀吾飲何反避也無懼吾何足與汝校焉有客至而逃主人者乎遂入室令某具酒食恣意飲噉而去後道士病革將易篋某探知之遂至道士門指名詬詈以洩夙憤道士聞之瞿然曰門外詈者誰耶家人諱之曰行路者相爭耳道士曰毋誑我吾聞呼我名其聲似王某也扶我起出視之人阻之不得乃扶掖至門外見某曰嘻公休矣公罪我耶令家人

扶進前揖之某意稍解因答禮道士乘其俯身卽以五指以指其腦曰汝何物敢在此猖獗言未已某大叫一聲卽撲地不能起蓋頂骨裂矣道士釋手反身曰我死亦不令爾活也某家人聞之昇某歸隔宿卒至次日道士亦卒

平谷
縣志

京師前門外有小廟廟僧素無賴香火久冷落矣僧忽於除夜謠言地中發火光次日廟門前似有物拱起到晚長數寸則佛之螺髻也不四五日全身盡露蓋如來一尊也一時哄動各宦家士庶齊來上香頂禮傾城聚觀舉國若狂時陸眉生秉樞給諫巡視中城惡其惑衆親率隸役至其寺將泥佛拖下重責四十大板嚴刑寺僧蓋於除夜密埋一佛地下堆壅黃豆數十斛日夜澆灌數日後黃豆發芽自將泥佛頂出欲借此爲斂財計耳陸將僧枷示通衢備將供詞抄錄曉示當其至寺令責佛像時隸役皆不敢舉手

陸乃自持棍打之其泥猶濕也一時皆服其識力值尹杏農侍御
巡北城有山西鬼呼冤事人遂爲之語曰尹杏農大街遇鬼陸眉
生小廟拳神見問積筆七

子巡視西城之年平谷民某氏婦居京師者自絞死指揮許君倅
書方病假予下署指揮事劉君鴻圖驗死狀婦所居近予道路藉
藉指民父無禮於其子婦婦不辱而死也已鴻圖報尸無他傷惟
細帶交喉間又反葛衫一角以塞口在帶外凡帶自絞必不得急
衫塞口者謂婦自爲之欲速死也於是民之父婦之父母列辭皆
曰民有祖父在平谷前夕以病聞民僕於管主事家其父欲還平
谷視疾召民歸而語之民請自往而止其父行父怒詈之語且民
遂不告而往平谷其父亦出將飯歸婦則死矣婦蓋以舅怒其夫
懼而死死愚也他無齟齬之者婦死以不冤予尤之日訪於管氏

及附近士友家租得其顛末民家屋三間父子居相齟也民娶婦
淡月之管氏間歸其父必斥之使去鄰人夜中聞其怒詬婦我呼
若若故不應耶若其跪至明於時暑也次夕婦徘徊庭中達旦鄰
婦怪問之答曰屋中如火灼不可寢也婦蓋不寢四夕而竟死民
之祖父實不病前夕民猶宿管氏婦死而民詣婦家言曰妻汝家
女也汝自爲之我爲人子事到官惟父言是從耳遂匿不出會許
君病良已予使趣召民受辭一如其父言問鄰人亦如之乃獨引
婦之父母及兩弟反覆導其辭卒皆對如民父言蓋婦家人原而
畏事又距婦所居遠其事無顯顯可指狀欲證諸鄰人鄰人畏訟
之及而不以實告也故事五城獄訟罪徒以上皆移刑部治之予
因移牘言獄有可疑者假令民欲往問其祖父疾其父不必怒卽
怒而及於婦婦亦不至死婦死且不懼何懼而死也察婦所以死

者甚可怪異悉以其辭致於部逾月部讞定則謂民父將挈家還平谷婦不忍去其父母而死也夫生去父母而不忍死何忍也部讞之辭亦不得已焉爾且以予奉職無狀身有土地之責其事在吾心又顯然明白然終不能引道路之證成於訟庭而抵其罪者勢也部訊囚但當質諸死者之家不得旁引株連以擾民卽引亦無益而婦之父母兩弟始終堅謂婦不寃亦無如之何已嗚呼吾因以思某氏之用心苦也蓋不辱其身又哀其夫而不欲死其舅也旣尸無他傷而其絞也又以晝則其舅之辭因易遁焉爾婦死之且謂其鄰曰舅歸欲飯在某所我病欲眠也鄰以其夜之不寢而不疑也而婦竟死也噫可哀也

子履以此稟就正有道冀聞教益道光乙未正月在廣州偶於

中丞祁竹軒先生坐中言及之先生曰是獄不窮治則死者之心安因尙論夷齊及術輒事又曰求仁而得仁此婦亦是心爾若外爲強暴所污則異是子聞先生言幽顯一致天理人情推勘至極不勝悅服此稟卽欲畧棄已念亦不妨並存斯語以見卽事窮理

不可不深長思也而篇內名氏悉槩除之所以使死者之心安抑
爾附春秋爲賢者諱之義云爾記事彙一按此事入之節烈此
婦之心不安謹錄錢給事原
文附諸雜事猶勝遺落也

定遠方孝傑校